

余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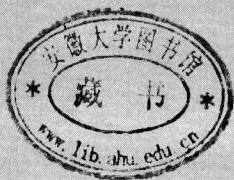
借我一生

作家出版社

记忆文学

借我一生

余秋雨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借我一生/余秋雨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7
ISBN 7 - 5063 - 3015 - 6

I. 借… II. 余…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4194 号

借我一生

作者: 余秋雨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张晓光

版式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字数: 410 千

印张: 40

插页: 2

印数: 001 - 400000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015 - 6

定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这部记忆文学

献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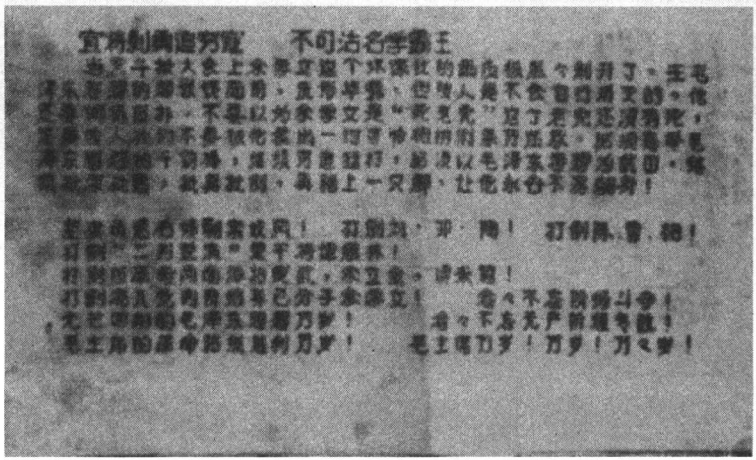
我的父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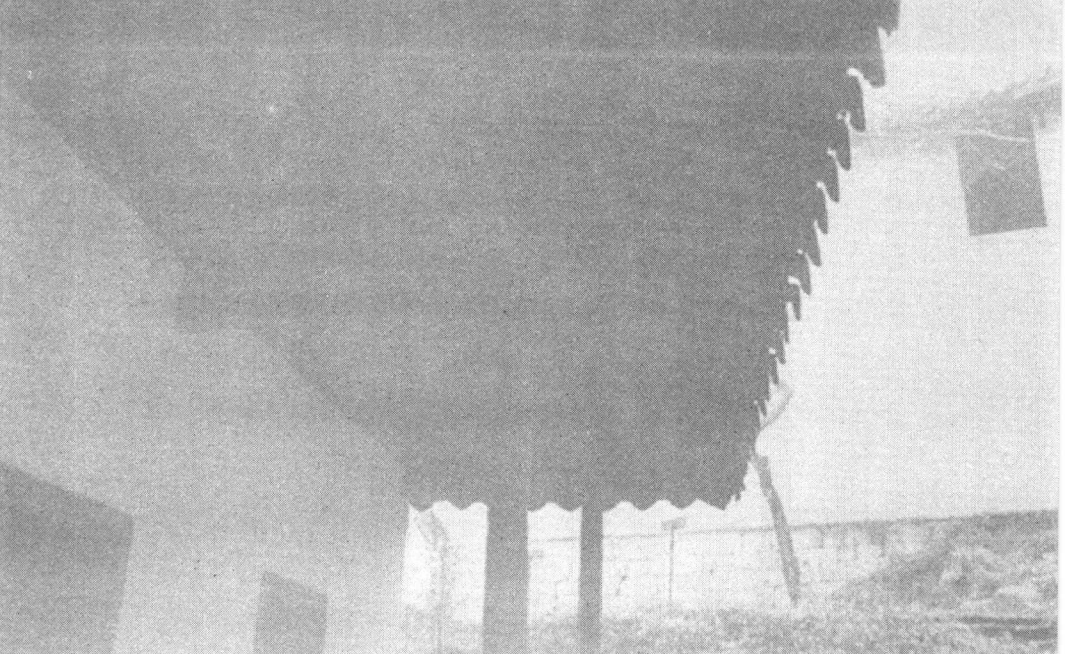
我的同代

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爸爸进行诬陷和谩骂的大批判简报、传单。为了举例，选印两份。

爸爸一直把它们锁藏在自己的私人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才看到。

现在，它们将永久地被珍藏在家乡的老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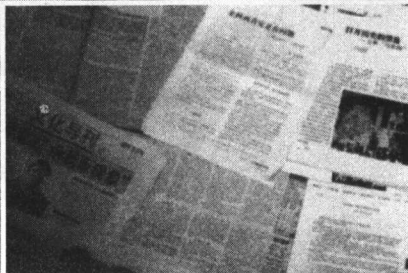


这是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写的大量申诉书、反驳书和借条的一小部分底稿，也一直锁藏在他的私人抽屉里，直到生命終了。

这些申诉书、反驳书和借条从来没有起过作用。最后，也成了家乡老屋的珍贵藏品。



这些年来中国大陆报刊间对我进行诬陷和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成捆成堆。对它们，我一年吃惊，二年愤怒，三年发笑，四年骄傲，却始终未予理睬，只顾用心著述、信步天涯。今天，且从几个朋友家的书报堆里随手抓起两把，作为爸爸那些材料的“陪藏品”，放在家乡老屋，来衬托一个家族的传代自豪。





这是我要放在家乡老屋里的另一批“陪藏品”——我的著作的盗版本，以博余家祖宗一晒。我肯定是中国大陆近十年来被盗版最多的作者，有人提醒，这与我蒙受最多的诽谤是同一件事。我曾印行了《盗版举证》一书，列举大量我的著作盗版版本的封面，以免读者上当。此处因篇幅所限，选印两页，窥豹一斑。



目
录

第一卷

- 第一章 长辈的山 / 3
- 第二章 乡间的事 / 24
- 第三章 旧屋与旗袍 / 41
- 第四章 祭侄帖 / 67
- 第五章 独身的叔叔和姨妈 / 82

第二卷

- 第一章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 103
- 第二章 叔叔走了 / 121
- 第三章 一物一物 / 142
- 第四章 冬天的斯坦尼 / 161

第五章	绛红的泥水	/ 179
第六章	关闭的窗户	/ 210
第七章	吴石岭	/ 227
第八章	半山失踪	/ 260
第九章	隐秘的河湾	/ 270

第三卷

第一章	骆驼殿堂	/ 307
第二章	有人敲门	/ 333
第三章	我能听到	/ 363
第四章	湿漉漉的落叶	/ 392

第四卷

第一章	那么走吧	/ 423
第二章	从废墟到废墟	/ 449

第三章 红缎虎头鞋 / 476

第四章 房主不在屋内 / 508

第五卷

第一章 墓地和法院 / 549

第二章 那一叠纸条 / 585

第三章 借住何处 / 597



第一卷





第一章

长辈的山



我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

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医生说，托着，时间长一点，就会慢慢闭合。

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爸爸。闭合吧。

闭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张开了。爸爸是有脾气的，但在我面前从不固执，只不过现在他已经看不见

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无法通过触觉感知我。

触觉。突然想起，我几乎从来没有与爸爸有肌肤上的接触。

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和祖母在乡下，他在上海工作，偶尔回乡一次，几乎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祖母和母亲担心他抱不好。

等我长大，与各种朋友见面时会握手，但与爸爸相见却不会。我叫他一声，笑笑，他应一声，也笑笑。

后来他行动不便了，走路时我会搀扶他，挽着他的胳膊，却也不会碰到他的手。他这次走得干脆，没有留下让我们给他洗澡、洗脸的机会。

那么，只有今天，当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我才真正接触到他，他的毛茬茬的还没有冷却的下巴。

爸爸的嘴渐渐闭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细地看清，他牙齿洁白，没有一颗缺损。八十多岁能这样，让人惊讶，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毕生不抽烟，不喝茶，由于长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

那就更应该闭合了，爸爸，闭住你一口的洁白和干净。

2

大家都在默默流泪。

连妈妈也只是捂着嘴在病床边吞声哭泣，肩膀抽搐着。她知道这是医院，隔壁还有病人在抢救，这儿的哭声会影响那些病人。

对于亲人的离去，余家并不陌生。

本来祖父祖母生了十个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俸优厚，养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实在太低，先病死了三个，后来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给祖母。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在完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养活七个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劝祖母送掉几个。祖母断然拒绝，说了一句正巧与一部当代电影的片名一样的话：“一个也不能少。”

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养上只能抓重点，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辍学做童工，大家合力让叔叔继续读书，至少读到高中毕业。

然而，还是丧事不断。她想攥住每一个孩子，却不得不一个个放手，攥住和放手间的母亲的心，无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们众孙子的名字时常常失口，叫了一个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的小名，看我们发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来的又是另一个死去了的孩子的的小名，一换好几个，一群她没能攥住的骨肉，我们无缘谋面的长辈。

最后她才叫对我们的名字，叫得很轻，说声“你看我”，便两眼发直，很久很久。

3

那样一个饥寒交迫、丧事频频的家庭，我妈妈居然嫁过来了，这不能不佩服我的外公朱承海先生。

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这可能是悼念期内的夸张之言，却也不至于惹人笑话。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染料市场上发了财。

到外公一代，几房儿子分了家，各自都分到一些企业，但外公完全不会经商，“泰斗”之气全无，只知书画棋酒。

那天在上海，外公与一位叫余鸿文的老朋友一起喝酒，随口提起了我爸爸。余鸿文先生叹道，余家如果不是突然变得如此多灾多难，这个忠厚的后生实在可以成为嫁女的最佳候选。

当时外公随手拿起那杯半温的黄酒，说了一句：“这个后生，可以成婚。”

订婚在上海。订婚时男方托媒人提出，目前对余家来说，安家在上海有点昂贵。能否先让新媳妇陪着婆婆到乡下住，由新郎一人在上海谋生，以后再作道理？

外公说：“那么干脆，婚礼也可以在乡下办。”

媒人问：“到余家已经够苦，再到乡下，小姐受得了吗？”

外公说：“她没吃过苦，但吃得起。”

媒人把这番对话传给我爸爸听，爸爸傻立半晌，心想不管怎么样我迟早总要把这个家带回上海。

订婚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点在上海，这天是星期一。

结婚在两年之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地点在余姚乡下，这天是星期二。

悠悠鼓乐从朱家响起。妈妈华丽的花轿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岗石墙门。经过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的宽阔门场，越过一条“穿堂”，